

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，
中日海軍對決於黃海，
半年後，
耗資數千萬兩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，
提督丁汝昌自殺身亡。
這是中日強弱之勢逆轉的開端，
也是中國此後半世紀屈辱的肇始。

陸奧宗光 ◆ 著
陳鵬仁 ◆ 譯

中日世紀之戰

甲午戰爭

本書原名《蹇蹇錄》，是日本伊藤博文內閣外相陸奧宗光的口述回憶錄。

陸奧宗光◇著 陳鵬仁◇譯

中日世紀之戰

甲午戰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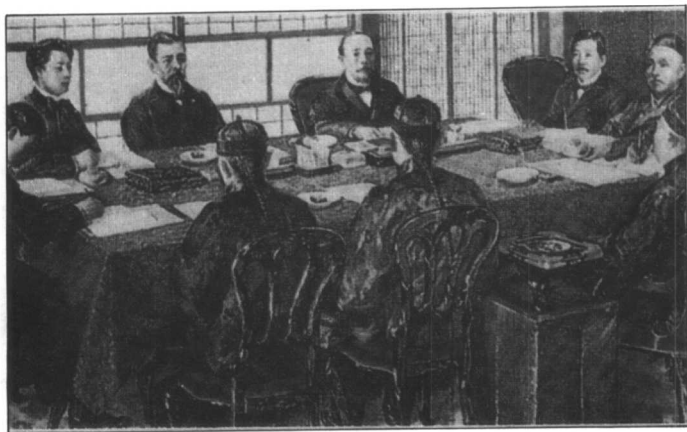
開今文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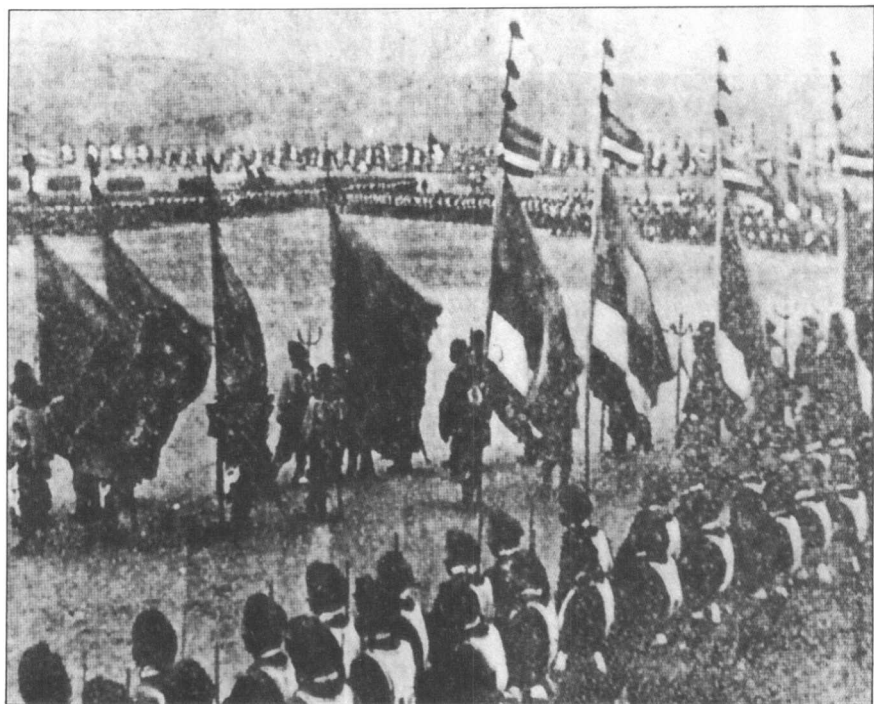
伊藤博文—甲午戰爭當時的日本首相。



日本外相、也是本書作者的陸奧宗光。



李鴻章在日本下關（即馬關）與伊藤博文及陸奧宗光展開談判，同意割讓台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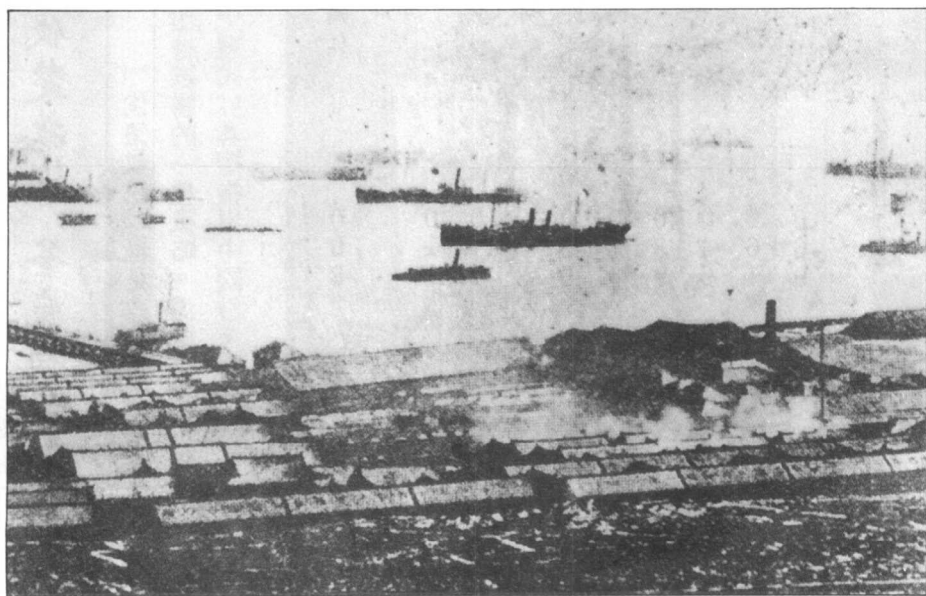
駐守在旅順口的清軍。



在朝鮮仁川港登陸的日軍。



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，他在
戰敗後自殺身亡。



停泊在劉公島流域的北洋艦隊。

目錄

譯者的話

陳鵬仁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

東學黨之亂	中日兩國出兵朝鮮	大島公使回任後之朝鮮情勢	中日兩國共同派遣委員之提案	中韓宗屬問題	朝鮮內政改革第一期	歐美各國之干涉	李鴻章之立場	朝鮮事件與修改英日條約
-------	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-----

0	0	0	0	0	0	0	0	0
6	6	4	3	3	2	2	1	0
9	1	6	9	4	8	3	7	8

十	牙山及豐島之戰
十一	朝鮮內政改革第二期
十二	平壤與黃海之戰
十三	領事裁判制度與戰爭之關係
十四	和談前中國與歐洲各國的動作
十五	中日媾和之開端
十六	廣島談判
十七	下關談判（上）
十八	下關談判（下）
十九	俄、德、法三國之干涉（上）
二十	俄、德、法三國之干涉（中）
二十一	俄、德、法三國之干涉（下）
譯註	
附錄	李鴻章電稿

2	2	2	2	1	1	1	1	1	1	0	0
3	3	2	0	8	6	4	3	2	1	9	7
7	0	4	1	6	7	5	3	3	3	2	9

甲午戰爭

譯者的話

陳鵬仁

本書原名「蹇蹇錄」，是甲午戰爭（一八九四—九五）當時，日本伊藤博文內閣的外務大臣陸奧宗光（一八四四—九七）的著作。這是他在大磯養病期間，口述由速記者速記而成，然後自己推敲再三纔定稿的秘錄。由於陸奧身為外相，因此這部著作使用許多機密文件，而其真正價值也在此。

「蹇蹇錄」於一八九六年首次由外務省印行，但祇分給少數人，是外交秘密書本。迨至一九二九年一月，「伯爵陸奧宗光遺稿」出版之後纔正式公開，當時出版它的是岩波書店。不過在秘本時代，巷間也有幾種版本。

二次大戰以後，於一九五二年，陸奧後裔將陸奧宗光的有關文件捐贈給日本國會圖書館，經該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整理後，於一九六六年出版「陸奧宗光關係文書目錄」。

以上是「日本外交史辭典」和有關書刊的記載。但「蹇蹇錄」的主要內容，譬

如陸奧對中國媾和條約案、伊藤的奏文、馬關條約的交涉經過等等，早於一九二六年底二七年初，已經由曾任陸奧任外相時的外務省屬託小松錄在報紙「中外商業新報」連載過，小松且將其連載文章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，交由該報以「明治史實外交秘話」出版單行本，封面作者名使用「櫻雲閣主人」。至今，日本學術界從沒人提過此事，算是一種怪事。

「蹇蹇錄」的日文版，有岩波書店、中央公論社等的版本。中文版，據我所知道，龔德柏於民國十八年初在大陸翻譯和出版過，在台北，我看過龔澤的兩種翻印本。他的譯本，雖然有些地方譯得不是很正確和有小錯，但整個來說，是相當不錯的。他的「辯言」寫得非常中肯，見解正確。不過對於中國官方密碼被解碼一事，他懷疑是我電報生被收買，但這是一種誤測，後面再詳述。英文版由南加州大學教授岡卡(Gordon M. Berger)翻譯，於一九八二年由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出版。

中國官方密碼於爆發甲午戰爭之前，已經由當時的外務省電信課長佐藤愛磨所解讀。即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，外相陸奧致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一長函，汪於翌二十三日打長電報給總理衙門，佐藤以汪之電文與陸奧的信函對照，終於解開了中國的電報密碼。當時中國的電報密碼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的數字，非常簡

單，因此遂被解碼。李鴻章到日本談判馬關條約，與總理衙門往還的一切電報，全部被解讀，日本政府盡悉中國的底牌，所以李鴻章再怎麼說也無法達到其目的。由於佐藤解讀中國的密碼，甲午戰爭後論功行賞時，陸奧特別褒舉佐藤獲得「勳四等旭日小綬章」勳章，並領年金。此時，領取年金者祇有佐藤一個人。（陸奧外相秘書中田敬義的回憶口述「日清戰爭，前後」，一九三八年十月，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「憲政史編纂會收集文書目錄」五五〇，櫻雲閣主人著前述書一四八——一四九頁）。

甲午戰爭是中國真正開始沒落，日本處心積慮走上侵略中國的開端。爾後的俄日戰爭、第一次世界大戰、五三慘案、炸死張作霖、九一八事變、盧溝橋事變以至太平洋戰爭，在此種意義上來說都是甲午戰爭的延續和結果。由此可見甲午戰爭對中國如何重要。值此爆發甲午戰爭一百周年，翻譯陸奧宗光的「蹇蹇錄」後草此數言，希望國人讀此書，知所警惕，有所覺醒。

一九九四、二、十二 台北

一 東學黨之亂

對於朝鮮的東學黨，日本人和外國人，各有不同的看法。有的人認為，這是混合儒學和道學的一種宗教性的團體；也有人認為這是朝鮮國內希望改革政治的團體；更有人說這只是好亂凶徒的集團。我覺得在這裡不必討論其性質，故不贅。要之擁有這個名稱的亂民，自明治二十七年（西曆一八九四年，以下皆用西曆——譯者）四月底五月初，在朝鮮國全羅、忠清兩道蜂起，掠奪所在民舍，驅逐地方官員，其先鋒指向京畿道，全羅道首府全州府且一度曾落入其手中，勢力頗為猖獗。由於中日兩國各主張其權利和立場，並各派遣其軍隊到朝鮮，爾後經過幾次形勢的變化，而為中日兩國海陸戰爭，日軍連戰連捷之後，中國政府兩次派其使臣前往日本求和，因下關（馬關）條約，中日兩國外交關係為之一變，世界承認日本為東洋的優等國家，其近因乃由於清韓兩國政府對東學黨之叛亂的內治、外交錯誤所導致。將來如果有人要撰寫中日兩國間當時的外交史，他必須以東學黨之亂為其開卷的第一章。

東學黨的勢力，日趨強大，朝鮮官軍處處潰敗，亂民終於攻下全羅道首府的消息傳到日本時，日本報紙競相刊載，物議騷然，或謂朝鮮政府如果無力鎮壓，日本應以鄰邦之誼派兵予以平定；或以東學黨係為韓廷暴政下欲拯救人民於塗炭之苦的真正改革黨，故應當給予援助，俾使其達成改革秕政的目的，尤其平素反對政府的政黨者流，為乘機困惑當局，而出於臨機的政略，頻頻煽動輿論，致力於製造戰爭氣勢。當時，日本駐朝鮮公使大島圭介（譯註一）准假回國中不在任所，臨時代理公使杉村濤（譯註二）在朝鮮工作數年，深諳朝鮮國情，因此日本政府很相信他的報告。根據杉村五月左右的各種報告，東學黨之亂雖是近幾年來朝鮮絕無僅有的事件，但這些亂民並沒有能夠推翻現今政府的勢力，又依亂民前進的方向，為保護日本公使館、領事館及僑民，或許有需要從日本派遣一些軍隊前來之一日，但目前漢城自不在話下，釜山、仁川都沒有此種顧慮，故其認為日本政府之討論出兵問題實稍嫌太早。不過面對經常亂雜的朝鮮內政，以及往往會出軌的中國外交，我認為還是應該事先有所準備，因而我遂秘密訓令杉村，要其隨時密切注意東學黨的舉動，和觀察韓廷對其將如何處置以及韓廷與中國使臣的關係如何等等。

此時，日本國會正在開會中，在眾議院，反對政府者仍然佔多數，故時或發生

各種紛爭，不過政府皆儘量採取寬容態度，極力避免衝突，迨至五月三十一日，眾議院通過責難內閣之行為的上奏案（不信任案），不得已，政府只有祭出最後手段：奏請解散眾議院。六月二日，準備在內閣總理大臣官邸召開內閣會議時，杉村來電報說朝鮮政府已向中國請求援兵。這是極重大事件，如果坐視這個事實，已經偏頗的中日兩國在朝鮮的權力關係將更加偏頗，將來在朝鮮，日本實祇有袖手旁觀中國之為所欲為，日韓條約（譯註三）的精神可能由此遭受蹂躪，故我一出席內閣會議，馬上示閣員以杉村的電報，同時表示：不管以何種名義，中國如果有派兵朝鮮的事實，日本亦應派遣相當數目之軍隊前往朝鮮，以防萬一，並維持中日兩國在朝鮮的權力（軍事）均衡。閣員們皆贊成我的意見，於是伊藤（博文）內閣總理大臣遂派人請參謀總長織仁親王和參謀本部次長川上（操六，譯註四）陸軍中將列席，協議今後派兵朝鮮事宜，爾後內閣總理大臣遂攜帶本件與解散眾議院之閣議進宮，獲得明治天皇核可並執行。

如此這般，廟議決定派遣日本軍隊前往朝鮮，因此我便要大鳥特命全權公使作隨時返任所的準備，並與海軍大臣（西鄉從道——譯者）密商，令大鳥公使搭乘軍艦八重山，要該艦多載若干海軍士兵，訓令該艦及其海軍士兵統受大鳥公使之指揮，

同時由參謀本部密令第五師團長，要其抽調一部分軍隊，趕緊作出兵朝鮮的準備，更密令徵用郵輪公司等之運輸及軍需，很短時間內完成了一切所需的準備。由於這些廟算皆屬於外交軍事機密，局外人自無從得悉。故反對政府者仍然拼命在其報紙上，或以演說大事鼓吹派軍隊到朝鮮之刻不容緩，極力責難政府之怠慢，以洩解散眾議院之餘憤。

廟議雖然如此決定，但其實施必須臨機應變，不能對國家大計有所失誤。故日本政府慎重再加討論，以確定其方針。即中日兩國既然各派遣其軍隊，便有隨時發生衝突互相交戰之可能，屆時，日本自當盡其全力，以達到當初之目的，但還是要盡量努力於不破壞和平，而又能保全國家的榮譽和中日兩國的勢力均衡。與其同時，日本要盡可能地立於被動，令中國採取主動，而且發生此種大事件時，在外交上，第三者的歐美各國必各有其向背，故除非不得已，要極力使事情局限於中日兩國之間，致力於避免與第三國扯上關係，以上是其要點。上述廟算，係由伊藤首相與我熟議所得結果，其中大多為伊藤首相高見，當時閣員都贊成此種意見，而既蒙聖裁，中日交戰中，日本政府便始終忠於這個原則，堅持其立場。

日本政府雖已如此決心，可是對方的中國政府是否已經下定與日本同樣的決心

實大有疑問。蓋中日兩國在朝鮮的權力鬥爭由來已久，這裡不必詳述。但在中日兩國於朝鮮欲各維持其勢力，這一點，則幾乎冰炭不相容。日本一直認為朝鮮是一個獨立國家，因而意圖斷絕清韓兩國之間曖昧的宗屬關係；而中國根據往昔的關係，表示朝鮮是她的屬邦，但在實際上，清韓的關係，實欠缺在國際公法上能夠確定其為宗國與屬邦之關係的要素，因而中國希望在名義上承認朝鮮為其屬邦。尤其是自一八八四年漢城變亂以後，中國在朝鮮的勢力大有進展，而無論個人或國家，得到權力以後便想擁有更多和更大的權力乃是人情之常。中國雖自稱其與朝鮮具有宗屬關係，但對於朝鮮國不是名符其實的屬邦不僅感覺不滿，而且其東方還有一個一天到晚想妨礙此種關係的強國（日本），因此就中國政府來說，欲予以剷除乃是理所當然的事。尤其當時年富力壯駐紮漢城之軍人袁世凱，更是如此想法。

袁世凱目睹一八八四年以後日本在朝鮮的勢力有所減弱，加以於一八九〇年日本實施憲法以後，日本政府與國會之間，常常發生衝突，而認為日本政府不可能派兵到外國，中國自可乘此機會在朝鮮擴大其勢力，而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也以日本官民之爭執日烈，而妄斷日本無餘力對付他國，袁、汪兩氏如此報告其政府，此為中國政府錯誤判斷中日形勢的第一個原因。

當時韓廷的情況是，為王妃閔氏一族的專權，但其中還有朋黨的相爭。閔泳駿為王室外戚，位居勢道之職，其權力極其龐大，惟及至東學黨之亂起，官軍屢挫敗，乃集內外之攻擊於一身，在困苦艱難之中為求取一條生路，遂與中國使臣袁世凱勾結，請求中國派來軍隊，俾以挽回其劣勢。據說，當時朝鮮政府大臣之中，尤其是國王，以中國軍隊如進入朝鮮，日本亦必出兵，求中國之外援極為危險，以此非難閔泳駿；但卻沒有人敢出來負責，以擔當困局，故閔泳駿便請國王向中國稱臣，並請其出兵。

以上的事實是，對於東學黨之亂，清廷外交的錯誤，以及韓廷內政之不得法的第一個階段。簡言之，日本政府一直立於被動地位，除非萬不得已，不採取最後的手段；反此，中國則先對日本和朝鮮予以言論上的威脅，繼而以行動，以為這樣便足夠壓住日本，而似無中日兩國間的紛爭未能獲得解決時，要訴諸於武力的決斷。清廷既然這樣，韓廷更以其事大觀念，萬萬沒想到日本會戰勝中國，而有如搭上巨輪，大放其心，完全依靠中國。由於陷於此種錯誤，清韓兩廷及至平壤、黃海之役結束，仍然毫不知悉，誠非偶然。